

八所
岁月山河

八所解放路

——
■ 王玉珏

解放路很有名气,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以“解放路”命名的城市道路。在我生活的这座琼西南滨海小镇八所也有一条解放路,它是八所城区最早的市政道路,于1960年代初规划建设,道路长约2公里,红线宽度为50米,规划初期建设的是一条砂土路。那时候东方县政府驻地刚搬迁至八所两年,八所滩一片荒凉,道路两边几乎都是茅草房。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解放路才开始进行水泥道硬化,从两车道到四车道,直到现在的六车道,几经扩建和改造,道路越修越宽,路旁的楼房也逐渐多了起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八所人,都对解放路有着很深的情结。每每说起这条路,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

儿时我最想念的就是解放路上的美食。1980年代,在家乡上小学的我,节假日总爱嚷着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到八所逛街,其实主要目的是想让他给我买好吃的。解放路上有几家国营茶店,父亲都带我光顾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东红旅社旁边的一家茶店里,父亲花上二两根票三角钱,买来两个大饼和一瓶红茶。我端坐在茶店里,学着大人的模样往红茶里放上白糖,一口茶就一小块酥酥的烧饼,慢慢品尝,那味道至今难忘。

到县城读初中后,街边的虾粿最吸引我。摊主将一小勺和好的糯米糊裹住一只虾盛放到特制铝勺上,然后放入滚烫的油锅里炸上三五分钟,取出,美味可口的虾粿就算炸好了,咬上一口,满嘴油香,令人垂涎。在第一农贸市场到八所电影院街的边有许多小吃摊,那里的白粿、椰子粿、煎堆等特色小吃很受欢迎,不仅生活在八所的人爱吃,常年在外的东方人也都牵挂着,每次回到八所,他们总要尝尝这家乡的味道,体会浓浓的乡愁。

解放路是八所最繁华热闹的市中心,从街头到街尾,百货商场、农贸市场、邮电局、新华书店、电影院、图书馆、饭店、旅馆、学校、汽车站等应有尽有,当时生活在八所的人们购物娱乐等都和解放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解放路上的一所学校任教,并在校内居住。工作之余,逛商场、泡茶店、上舞场、街边K歌,我和居住在这条道路上的其他居民一样,时刻享受着身处市中心的便利生活。每年暑假,我那10来平方米的居室便成了接待中心,许多外地回来的同学或在乡下工作的朋友进城后都会到那里落脚小聚。每天晚饭后,到露天舞场跳舞是我们最好的娱乐活动,每人消费两三元,点上一杯茶,便可在舞场里随着乐曲翩翩起舞,直到大汗淋漓,心情畅快。舞场散场后,坐在街边点上一份炒冰慢慢享用,那透心的冰凉爽到极点。

当然,生活在解放路上的人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每逢大暴雨或台风天,大量的雨水积水成流排泄缓慢,街道变成了河道,低洼地带积涝成灾。有时候一觉醒来,会发现屋子里的家具或商铺里的货品都浸泡在水里了,于是大家忙着把容易泡坏的东西往高处转移。在我工作的学校,连续几天的大雨会使操场变成水塘,每次雨停后都要找来抽水机连续抽上两三天才能把水排干。好在近几年政府投资修通了中心排水沟,并对易涝点进行施工处理,解放路内涝问题才得到根本缓解。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解放路也变长了。2013年10月,解放东路在人们的期待中竣工通车,它与原有的解放路连为一体,分为解放东路、解放中路和解放西路,共同组成了一条纵贯东西的城市主干道。其东接火车站、汽车站,西连八所港码头,双向6车道,总长5公里多。道路绿化、亮化更有品位了,新建的行车道中间和人行道两侧都种上了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整条道路绿树成荫,姹紫嫣红;每当夜幕降临,各种灯光齐放,流光溢彩;路边多个商品住宅小区和酒店、超市等相继建成,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万达广场正在建设,这里越来越有现代化城市的范儿了。

漫步在花团锦簇的解放路上,阳光洒在笔直的行车道上,一辆辆汽车疾驰向前,远处的八所港码头内一派繁忙,万吨巨轮正鸣笛远航,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活力,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也正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扬帆起航,蓄势腾飞。

时人编辑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海南岛只有二人的作品收入其中。一个是明代内阁大学士丘濬;另一个则是自号海山仙人的清代女子吴小姑,《海山仙人词》(署琼山吴小姑著)收入她的十首词,但前面的序文与题咏多达八十余篇,可见其身身后哀荣之盛。但关于这位灵秀的女子,没有专门的文献记录,只能从她残存的词篇、旁人所写的诗话中,窥见其斑驳的身世与行迹。

“休停履,学士庄瑶峰侧,是依家第宅。”从她的文字可以知道,其家就住在州城西北边一个叫高坡的村落,丘濬所建的学士庄附近,去丘家与海瑞家不远,是一座上规模的宅院,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千金。上辈先人是进士出身,在翰林院待过。她通常把州城叫做琼城。《七娘子·高坡眺望》一词的上半阙,描绘的大概是她家外圍的场景:“银云铺遍千株树。此中大有幽人住。忽睹遥村,微闻犬吠,荷樵人踏山花路。”高坡地方树木扶疏,十分幽静,住着许多像她这样的幽人。从楼上眺望,远处时常有担柴人,在开满山花的小路上走过,惊起一阵阵犬吠。下半阙则是她日常生活的内景:“昨宵看月香犹挂。小姑偕向门前步。罗袜轻寒,筠帘映影,晓鸦啼破琼城雾。”穿着罗袜,房间的窗户挂着竹帘子,赏月时还不忘燃上一炷香,而且可能就是海南的水汛,或鹧鸪斑。可见,她的生活精致雅逸,没有泥土与牲畜的气息。作为富足人家的小姐,她似乎不为生计操劳,除了读书填词,更多是四出游治,赏花弄草。她曾经穿着绛罗的长裙,在杨姓小妹陪同和春婆的向导下,游步到慈山大师曾经到过的玉龙泉,并用词《念奴娇·杨氏娣偕游玉龙泉》记下了那里的光景:

苍山一桁,过桥头古刹,此身如画。树罩小溪云淙淅,真向罗衫轻泻。导路春婆,携笈小侄,兴会淋漓者。银涛喷涌,讶龙头欲变化。正合涤笔冰池,泛觴石漱,任风鞋游冶。新荷幽香通佛座,四面阴寒苔瓦。半幅村墟,阖家行乐,添几重佳话。攀成粉本,后人情亦牵惹。她轻盈的脚步,曾经跨进新坡的洗太夫人庙,仰望这位让男人羞愧难当的巾帼英雄,赞叹她的赫赫威仪与千秋功业(《满江红·梁山谒国洗太夫人庙》):“想当日、锦幢宝懿,灵旂猎猎。铜鼓声传僊耳珥,银刀影冷驱龙穴。到而今,奇闻仰鸿慈,留旌节。”完了,还咋舌嘲笑当世将帅害怕寇雠,连一个妇道人家都不如。颇有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意思。

在偏僻的琼州,如此才情出众的纤细精巧的女子,男人见了都觉得自己俗,手中的绣球寒碜得抛不出来。事实上,她嫁过了海峽,成为潮汕秀才邱玉珊的小妾。千里姻缘如何相会,邱因何与小姑相遇于琼城,已经查不可考。邱秀才著有《粤海镜要》《松寮诗话》等,还是个地理专家,热衷于海岸疆土的勘察,“海疆厄塞,了如指掌,总戎争延襄幕”。因此极有可能,他是到海南来作地理调查时,通过一同在广州科举的朋友牵线,

吴小姑
清代词人

吴小姑遗事

——
■ 孔见

与吴小姑结缘的。此时的他已经有妇之夫,甚至儿孙满堂,年龄至少是小姑的两倍以上。按说,这样的婚姻并不平等,而且缺少生理基础,是不应该幸福的。然而,这对老夫少妾,后来琴瑟和鸣,过得十分令人羡慕。他们共同酝酿的蜜汁,不仅渗透了生活的细节,也流入了文字当中(《南乡子·古长乐州旅次》):“依是女书生。小住灵山秀灵。夫婿善调金缕曲,词成。常付双鬟唱不停。”看来,这个邱秀才颇为浪漫,不仅会填词,还会弹琴谱曲。小姑的新词出来,他便跟进谱曲,交与丫鬟一同弹唱开来。

小姑称丈夫为“金门夫子”,想来邱玉珊的祖籍可能是金门,但此金门究竟何处,已不得而知。她像女儿一样爱着这个老人,并给他写了许多温馨却不肉麻的诗。一次,她不知何事到海口千户所去,回高坡自己家时,途经大云寺,看到刺桐花开得正艳,便即景填词,献给了心爱的金门夫子。她已经无视世间千万男人的超起存在,不再伸头窗外去东张西望了。嫁给邱秀才后,便随夫君渡海到了潮汕。在海上,云鬓低挽的她频频回首,含泪写下了《法驾导引·前题》。

进入一个新的家庭,跟素昧平生的人,朝夕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免磕磕碰碰,弄不好会陷溺于纠缠不清的是非旋涡。但小姑似乎很幸运,婚后的生活依然轻松而温馨。当着私塾教师的金门夫子,对这位小妾呵护备至。一首题为《踏莎美人·村居乐》的词,呈现了中世纪士人的家庭生活:

竹外有梅,柳间有月。况兼泉涧流声活。便携雅嘴掩柴门,好把唐诗几句教稚孙。灯影机声,茶香松韵。商量明白开香醖。夫君家塾说书回,好事多陈蔬果共传杯。

她生活的道具的诗卷,也有袅袅沉香,甚至还要微醺的美酒(《李紫圃先生惠寄<香梦春寒馆诗选>,吟谢》):“新诗一卷,芸窗细读,合把浓香熏透。笑檀郎、耽清坐,难掩依、短长吟口。……消闲却忆,小园梅绽,曾酿半壶冬酒。好沉醉、研磨私评,那人领首。”从文字作品看,小姑离开家乡之后,并非一去不还。迷恋旧巢的她,曾经携

夫回来琼城,并留下诗踪词影。渡海返琼的途中,她也填了新词,此时跃然纸上,完全不同于离岛的心情(《法驾导引·随金门夫子渡琼海》):“珠帆挂,珠帆挂,碧海蹙银涛。漫说湘灵能鼓瑟,天风不藉紫檀槽。龙女兴犹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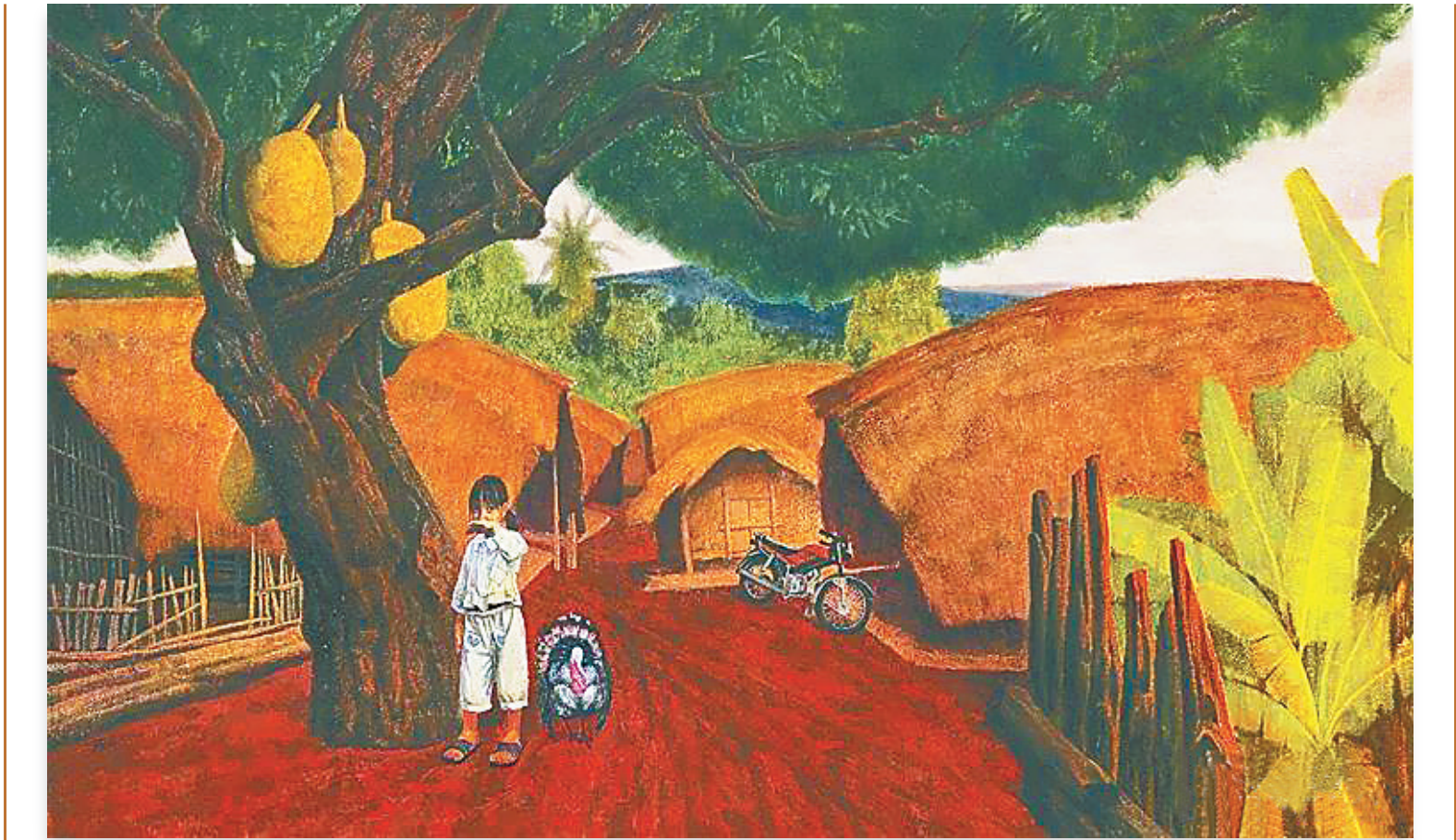
在岛上的日子,她曾经陪夫君出游一些名胜,其中就有被道家列为全国二十四福地的陶公山。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先人葬在那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祭拜娘家的祖坟,希望祖宗能够保佑子孙的安康与发达。回来后,她写了一首题为《步蟾宫》的诗,还附了序言:“陶公山道,书称仙家二十四福地,中有清泉洒于崖壁。居人产女尤美。随金门夫子游此,前往桃客村,拜先太翁温墓。”

在历史的夹缝里,一个女子能遇上此般光景,就算是十分侥幸的了。可惜是自古红颜多薄命,良辰美景奈何天。据海南诗人周济夫考证,她仅仅活了二十七岁,而且还是虚岁。在《海山仙人词》所附的题咏里,有罗嘉碧秋圃氏题七绝四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记得前年秋送郎,病中脱锁助行装”;“岂料郎归依已仙,华问露结泪珠圆”。诗句透露了小姑香消玉殒的过程:那年秋天,金门夫子出门远游,到底是去上京应试,还是考察地理,已弄不清楚了。临行前,已经生病的小姑,还帮助夫君整理行装,叮嘱他路上多加小心。但等不到夫君回来,她就已经一命归天了。时间“当为咸丰一年(公元1851年),假如小姑卒于此年,则往上推二十六年,小姑当生于道光五年,即公元1825年”(《吴小姑与其<海山仙人词>》,周济夫《琼台诗说》147页。线装书局,2015年)。

金门夫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见小姑的影子,看得到的只是她留下的绝命词(《雨中花·绝命词》):“妾命危如花上露。持不律、待檀郎顾。写不成诗,醒翻如梦,身暂尘寰住。金甲神君来保护。恨只恨、命难逃数。鸳枕轻抛,云軫急驾,忍向蓬莱渡。”心魂不宁的她,感叹自己生命如同朝露,抱着深深的遗憾与怨恨驾西去了。

小姑的天亡,对金门夫子无疑是极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只能由他自己承担。据《柳堂诗话》叙述:“小姑既逝,翁日跌坐松寮,焚香供像,年近九旬,犹手作蝇头楷书,抄小姑诗词,千里外邮寄柳堂,属人入诗话。”金门夫子活得很长,将满九十岁的时候,人们还看到他用蝇头小楷,一撇一捺地抄写小姑的诗词,并嘱托远方的友人,将其收入选本,使她灵性的生命得以传续,可见其用情至深。茫茫人海中,小姑嫁给这样痴诚的老夫子,实在也不算冤枉了。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陵徐乃昌刊印《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收吴小姑《唾绒词》一卷(即《海山仙人词》),有词十首。罗汉民所作的序言中,说小姑“庶知不栉进士,无愧翰院家风”的说法。周济夫先生据此推断,吴小姑极有可能是《四库全书》编修、一度掌教琼台书院的吴典家族的后人。



《村口》(水彩画) 王锐 吴一丹 作

庄子
海天片羽

庄子的忘

——
■ 曹光林

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它包藏好陈放在庙堂之上,你们说神龟是愿意死了留着骨头被人供奉,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呢?”二大夫说:“它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庄子说:“你们走吧,我将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庄子喜用寓言说大智慧,“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曳尾涂中的故事说是庄子的名利观,“受累国事”是万千文人士子求之不得的东西,而庄子

2020年9月6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陈旭辉

诗路花语

黑暗中的海(外一首)

■ 胡弦

楼下是游泳池，
和孩子们的笑闹声。
路灯照着椰子林，林子后面，我们判断，
没有灯的地方就是大海了。
后来，我们出现在那里。
海，就在脚下，有微弱的反光，仍难以看清。
浪潮一波波涌过来，
带着波尖上闪烁的一痕闪亮，然后，
哗地一声，撞到堤岸，把自己
摔碎在那里。
我想，如果你是海，不管
你有多大，多苍茳，多有力量，
到最后，也只有这样
处理你的秘密了。
而在更远的海上，波浪起伏，
它们的思考，
因为不安而永无休止。

◎ 山鬼

绿影连绵，朽木有奇香，
像在另外的星球上，
一座山熟悉又陌生。
据说，蝴蝶爱上蝴蝶，
要五秒钟；棕榈爱上芭蕉，
要年月无数。
我爱上你，这是哪一个世纪？
阵雨刚过，椰子含水，天空
刚刚露出蓝色一角。
当我们相遇，我知道大海已过来了，
它爱过的页岩浪花一样打卷，
昏头昏脑的木瓜也结了婚。
如今，我正站在神话外眺望。
天黑了，草籽跳跃，小兽怀孕，
远远地，我知道那灯，
并从心底里向你道一声晚安。

泥融飞燕子

■ 陈亚冰

愿岁月静好，不知有汉
在鞭声里
我们迎接春天的阳光
愿她在高天漫步
照耀南太平洋的绿岛
抵达每一条江
抵达每一棵树
抵达每一个菜园子
愿韭菜拔绿，朝天椒红艳
豌豆藤爬上高架子
在未来日子开紫色花
木瓜树高过围墙
叶柄处挂满了滚圆果子
芭蕉树高拔
黄皮的果子被松鼠偷吃
愿绿树树边合，牛羊成群
一年辛苦的人们
逗弄孩孙，说旧人的故事
说新年的婚娶，稼穡
愿年岁磨嫩她们的容颜
每一年都是泥融飞燕
沙暖睡鸳鸯

台风记忆

■ 陈德君

南方以南，天
寂寞的时候不下雪
她叹气，一阵又一阵暗示——
屋瓦是潜伏的龙鳞
屋脊是倒扣的扁舟
树梢之爱也许比海浪更摇摆
有时她也会提醒
那些骄傲的翅膀
划破长空总有关羽的一天

南方以南，人寂寞的时候
爱兜风，托蒲公英悄悄告诉天
其实那些来自大地的仰望很温柔
南方以南
台风开启雨的慈善舞会
万物湿漉漉地滋长
有人却来不及告别

